

本期聚焦

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张雪飞

6月8日,在深圳举办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举行8个分论坛,分别关注繁荣文艺创作、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文化贸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出版前沿技术与应用、共建互联网版权新生态、建设人文湾区等领域。记者穿梭于各个分论坛,亲耳聆听了来自于我国文化发展各领域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代表和专家学者对于如何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真知灼见。

“攀登新时代文艺高峰,文学该做什么?”“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文学能做什么?”“与现代传媒深度融合,文学要怎么变?”“与世界文化深度交流,文学该怎么走?”在繁荣文艺创作分论坛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连发四问,引发与会者深深的思考。

“新时代10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所见证的伟大实践,所要开辟和踏上的征程道路,都是文学要着力表现的国之大事。要写好这些关键的文章,文学必须站到大地手中的笔和我们的脉搏心跳紧紧贴合在一起,真正树立大历史观,在拥抱时代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陈彦认为,要创新艺术表达,旧话讲不好新故事,老观念也想不通新命题,社会发展生活变化所催生的新内容、新感受、新想象,呼唤着与之相匹配新的美学风格和新的艺术语言。文学需要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旧框架,探索新手法,建立新风格。

“新时代作家不仅要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更要读好生活这本无字大书,

了解更多人民的生活,脱破人生的表层,切入到生命的最深处,描绘生活与心灵的升级。”陈彦还结合中国作协近期推出的一系列重点工作,比如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家活动周等,阐明一个观点:“攀登文学高峰需要凝聚多方合力。”他说,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事情,但是文学视野是大家的,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只会事倍功半,只有用好机制把各方面的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实现多方联动才能让更多的种子长成大树,让更多的高峰崛起。他希望将作品创作、发表出版、交流分享、评论研究、传播转化等不同的文学产生环节打通联动,资源共享,全程追踪优势互补,做到攀登高峰一盘棋,最大程度地整合出版界、影视界、翻译界等各方优势资源,释放新时代文学的巨大潜能。

著名作家韩少功在论坛上提出一个命题——要警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创作情况。“‘下不着地’指作家的体验、经验资源正趋于减弱;‘上不着天’则是指作家在知识和知识结构上达不到理想标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还不够。”韩少功认为,以前作家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丰富的个人经验,但如今作家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他说,有大志向的作家应该思考在哪些方面补课,在哪些方面奋斗,在哪些方面争取突围,从而走出创作的危机。

在8个分论坛中,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因众多明星嘉宾的加入而备受瞩目。中国影协主席陈洪波、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演员张颂文等,结合自身实际,在论坛上为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022年,中国电影上映了400多

部;历史上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一年八九百部电影。但谁能说出10部电影的名字呢?可能有,但比较少。这就是电影‘质’与‘量’的关系。”陈洪波说,“有一些电影宣传很宏大,但观众觉得一次次被忽悠,进电影院发现电影不像宣传说得那么好,两三次以后就选择不去看了。”他认为创作质量是基本信任的来源,电影人给观众进影院的理由应该是坚实的,好作品应抵达观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影类型也需要更加丰富,不必一味追求宏大叙事。纵观中外电影,从来不乏小而美的电影,这是对观众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因此要坚定信心,保护自己在观众中的信任,保护我们这个职业。”

中国影协副主席、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认为,当下应结合新的现代电影理念和现代电影技术手段的尝试,赋予新主流大片新的表达,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好作品,努力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打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主流大片。

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鸿亮认为,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带给他的最大启发就是——需要做时代的记录者。“不制作《山海情》,我可能真不知道有100多万吊庄移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也不知道到2020年底有180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在工作一线,这些都是我深入采访后才了解到的。”对他而言,《山海情》不只是一个村一个镇的生活变化,而是我国伟大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人工智能成为今年席卷全球各个行业的热门话题,电影产业也不例外。中国影协副主席、《流浪地球》系

列电影导演郭帆在发言中强调了高技术对中国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电影是艺术,是技术,是工业,自电影发明以来,这三个属性一直是相互叠加的。电影工业化已经经历了胶片时代、数字化时代两个阶段,现在第三个阶段——人工智能的时代即将到来。”

“我在广东从事过很多职业,有酒店服务业、旅游业、工厂制造业,这些都是我作为演员的财富。”因热播电视剧《狂飙》而走红的演员张颂文说,“今天我们中国的演员,只要有高质量的电影、高质量的剧本,高质量的制作团队,就敢在同一个舞台上跟全球演员共享盛世。”

“大家一说深圳,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就是深圳的核心价值。”在文化遗产保护分论坛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查群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问题——我们保护一件文化遗产,是因为它的哪些价值?要先统一这方面的认识,才能统一保护工作的开展方向和具体措施。”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华文化的根和魂,把中国精神表达出去,传播出去。”“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推动出版行业价值链的改造和转型,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各个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交流经验做法、解读政策机遇、展望发展前景,竭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60 娜嬛频珍

黄永玉:木刻版画是其艺术之根

——读《人木:黄永玉版画艺术》

刘学正

“这是我一辈子的木刻,大部分都在这里了……这些木刻板子有如自己一半的历史骸骨。”3年前,《人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的出版,让我们有机会一窥黄永玉的木刻生涯。400余幅版画,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散发出灵动洒脱、历久弥新的美感,好似一个个被嵌入不同时期的舞者。深切缅怀黄永玉先生之际,再次翻阅这本厚重的画册,更加感受到黄氏国画背后的,藏着木刻的理性思维,无论刀底、笔下,所刻、所画皆饱含黄永玉之情之所至、生命所有。

木刻是黄永玉从艺伊始就学之、作之的技艺,可谓其艺术之根本。该书题材涉猎广泛,涵盖了市井生活、文学插图、名人肖像、动植物小品、各地风景等多个方面,浏览其间,仿佛是在发掘一段段尘封的记忆和感动。

反映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苦难,是黄永玉版画的一个特点,冷峻的刻刀浸润着悲悯情怀。《石子碎了,眼睛花了》,一个颧骨高起、眼睫毛深陷的枯瘦老人,手持长柄榔头砸石,张开的嘴巴似在鼓劲,似在哀叹;《孩子渴了》,一位赤裸双脚的母亲背向接水的木桶,哺育幼鸟般向孩子嘴对嘴喂水,她大概是一名担水工,背负着幼儿的渴了,也只能用体温中和一下凉水,奶水是没有的吧;《丈夫买药回来了》,病床上的妻子已经陷入昏迷,生命危在旦夕,费尽周折终于买来药的丈夫,满脸愁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黄永玉的版画作品更多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齐心协力收庄稼》,硕大而饱满的稻穗,把喜悦挂在脸上的农人、来回穿梭的孩童,组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丰收画卷;《做了几十年工,想都不敢想,收了个徒弟是厂长》,老师傅喜笑颜开,小徒弟英气逼人,传承的不是工匠精神,更是一种人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豪情;《大冬瓜》,老头儿和老太太一前一



后共同担着竹篮,里面都是一个圆滚滚的大冬瓜,两人对视而笑,由画面可知其心灵上的愉悦与满足。

孩子,是黄永玉创作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报童》《擦鞋童》《没书读的孩子》,为了糊口早早进入社会,受尽白眼,满是辛酸泪;《受伤的孩子》,孤零零地倒在街头,背后一串带血的脚印;《读书郎》,朝气蓬勃,尽情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黄永玉为童话、寓言故事创作了大量的木刻插图,比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红鼻子的姑娘》《光屁股国王》等等,天真趣味的画风,让文学作品更具立体感,丰富了孩子们在阅读童话时的形象思维。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黄永玉为妻子张梅溪的儿童文学《在森林中》创作的所有木刻插图。森林小学、林场生活、林中动物……粗犷的线条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童趣,见证夫妻两人琴瑟相和的默契。据说,年轻时的黄永玉生活拮据,曾在理发与买木刻板之间犹豫,而张梅溪让他去理发。等黄永玉理完发出来,张梅溪手捧一块崭新的木刻板,送给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

步入暮年,黄永玉虽然停止了版画创作,然而他手中刻刀促使其养成了从不松懈的习惯。他把转刀锋,尝试向更多艺术语言的可能性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他看来,这400多个充满了岁月痕迹的木刻板子,如同他“贴着肉的骸骨”一般,与其共同经历了一生的颠沛流离,一刀一刀刻画人生,能够留存至今,弥足珍贵。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木刻版画与“老顽童”黄永玉的青春、爱情、艺术、生活紧密相连,成为了其艺术人生的底色。诚如臧克家评价说:“(他(黄永玉)的)画面上尽是乡村的淳朴和儿童的天真……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刀底下刻的,正是他生命里所有的。”

解读“象”的意象密码

郑千山

我与边八哥(王正聪)相识较晚,在一次网友聚会上相识,至今大约也就两年时间。我知道他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也是一位写有多部著作的作家,长期生活在西双版纳。不久,他给我寄来了好几本书,有小说,有诗集,有散文集,如《莽莽雨林,柔柔傣乡》《晴耕雨读》《泥塘》《象象的儿女们》等等。我发觉,在他的作品中,从西双版纳雨林中出现的“象”,是他作品中很醒目的一個意象。

年前在我刚刚出版的一本文史随笔诗联集《千山说笑》的阅读分享会上,我碰到了边八哥和著名资深记者刘祖武先生,经过交谈得知,他们是师生关系,祖武先生告诉我,还在大学读书期间,边八哥就开始创作了,这一写就是几十年,他是新闻界与文学界的双栖文化人。这样的经历与我相似,我与无形间增加了几分亲近感。

我对佛教文化有所了解,说到版纳的南传佛教文化,“龙象”正是一种庄严的象征,长期生活在版纳,这“龙象”文化一定对边八哥产生过熏沐。虽然于“龙”而言,不见实体,但“象”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热带雨林具象,所以几乎在八哥的所有写作中,“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我对八哥说:你选择“象”作为你创作的意象很有意义,这里有生态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重意义。历史上的亚洲大象曾经生活在河南等中原一带,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们一路向南,最后基本生活在包括西双版纳在内的东南亚北回归线一带,中原已找

不到它们的踪迹。这可否看成是一种文化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南迁呢?几十年前以拍摄《捕象记》为代表的行为,弄不好会让大象进一步南迁甚至成为濒危物种,而前年版纳“断鼻族群”的一路向南,是否又象征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代表的和谐理念、文化主题重新“返魅”呢?

日前,边八哥刚刚出版的一本新诗集《象象出没》,这是又一部以版纳象群为主角的长篇叙事诗。诗集的主题十分鲜明,描写人与自然、象象冲突、象象和谐以及人象之间的未了情,这里有着丰富的生态观、傣族的民风民俗,也有对雨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与现代城市发展等重要话题的叩问与思考。6月18日,围绕《象象出没》,余平、张永权、刘祖武、杨红昆、周佳、张凌、叶浅韵……一群文友、文艺批评家围坐一隅,探讨由“象”引发的诸多话题,有对生态文学的回望、思考,有对诗歌创作主题和技法的评述,更多的是对边八哥立版版纳,以“象”为对象不断坚持创作并展示成果的肯定,虽然有人认为是“龙”而见,但“象”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热带雨林具象,所以几乎在八哥的所有写作中,“象”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我对八哥说:你选择“象”作为你创作的意象很有意义,这里有生态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多重意义。历史上的亚洲大象曾经生活在河南等中原一带,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它们一路向南,最后基本生活在包括西双版纳在内的东南亚北回归线一带,中原已找

不到它们的踪迹。这可否看成是一种文化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南迁呢?几十年前以拍摄《捕象记》为代表的行为,弄不好会让大象进一步南迁甚至成为濒危物种,而前年版纳“断鼻族群”的一路向南,是否又象征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代表的和谐理念、文化主题重新“返魅”呢?

“象象出没”“象住的地方”让大象以及西双版纳一度成为举世瞩目的热词,我期望,这热词的后面,是更多的人以及创作者对“象”意象密码的深切关注,生态文明的理念永远萦绕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新书推荐



《史志随笔》出版

周能汉所著《史志随笔》一书日前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2022年9月版)。全书分为年鉴研究、方志随谈、史志随想三个部分,收入了作者从事史志工作30多年来关于年鉴研究、史志撰写的心得以及文史笔记、读书随笔等文章50篇,共30余万字,是作者史志工作与研究的毕生总结。

周能汉系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从事地方志编修及年鉴编辑30余年,参编志鉴史书30余部,发表有各类作品300余篇。

郑千山

写出生活深处的细节

——王莉小说印象

高才亮

从2020年第3期《边疆文学》开始,会译作者王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在《广西文学》《安徽文学》《青年作家》等省级文学刊物发表了七八篇小说。这些小说,颇有些气象。从小说背景来说,涉及脱贫攻坚(《踏花行》(9262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蓝眼泪》)、乡村教育(《乌龙幕》)以及城市生活(《我来过》)等。感觉选材很广泛,关注的目光能够仰望时代发展的洪流,不落俗于一般文艺作家只关注所谓的“自我”,从而格局较开放。同时,从叙事技巧而言,又能从一些小切口入手,细写生活的深处,痛苦、无奈或是伤感、惆怅,所有的情绪都很饱满,生活的味道很浓,让人感觉真实而丰满,过目难忘。

王莉在《踏花行》里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脱贫攻坚这个时代的主题。据央视新闻报道,在2020年脱贫攻坚攻坚战工作中,有960多万人是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这场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必然会对迁徙人口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踏花行》就以小学生莫巧巧的视角,描写了脱贫攻坚中滴水穿石群众准备搬迁时喜悦参半的心态。故土难离的乡恋、心里无底的忐忑夹杂了对城市生活的期盼都写得温情而有分寸。小说里有个意象,“我”家养了多年的曾经被过主人的老黄狗黄三,由于城里不能养狗,主人送亲戚家后多次返回,最后一次为防防止它再度返回,就把它用链子拴到一个废弃的磨盘上。没想到在主人即将离开的时候,黄三竟然拖着几十斤的磨盘又回来了,终于力竭而亡。老狗黄三至死也不愿离开家和主人,主人只好庄重地掩埋了黄三!是啊,俗话说,在惯的山坡不嫌陡,不是生活所迫,不是有更好的生活,有谁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故乡呀!此外,小说里依依不舍的张老师带学生去挖灵犀花,并在孩子们都已上车后又赶来给每个孩子送来了一袋灵犀花,其间隐喻不言而喻,期望治好活活的贫困山区的孩子到了城里也如灵犀花那样勇敢前行、开出最美的花朵!

王莉在2022年发表的3篇小说《蓝眼泪》《乌龙幕》《雪花静静飘落》感觉都很悲情,看起来是对个人俗世生活遭遇的困顿的抒写,实际上却触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对女性命运的一种叩问。在看了《青年作家》发表的《乌龙幕》后,不知怎地我一下就想起了旧时代里那些因所谓贞操问题被家族或封建势力“沉猪笼”的女性。《乌龙幕》里的我是一个边远、偏僻的小学的老师,虽然有个远在城市里的男友,却一直守身如玉。在一次看病时,没有结婚的“我”,却被医生误诊为怀孕,由此“我”遭受了一系列精神和感情的暴力侵袭。男友抛弃,女同事误解,追求自己的男同事不仅故意混淆视听,还想趁火打劫而不得后故意泼脏水、到处散布谣言,直至学生家长给老师、诬告,上级领导无脑的粗暴、武断的处理,最终把“我”逼上了绝路:先是跳楼自杀,

终而精神崩溃而自杀。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件却是源自一个于虚乌有的乌龙事件。个体被环境压迫、碾压而无奈的悲哀久久沉郁心间,不得不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有人曾说这个题材陈旧,但可悲的是历史的枷锁仍在,有的人身体进了21世纪,思想还在中世纪。更更可怕的是误解受摧残的“我”,也在意所谓“怀孕”所昭示的道德缺憾,因而也走不出流言蜚语的裹挟,没有一点反抗的精神(她的自杀更是一种逃避行为,而不是醒悟或反抗!)

《雪花静静飘落》里的“我”到处求医问药也不会生小孩,在征得丈夫甄仕华同意后,领养了一个小孩并取名甄好。可甄仕华并不甘心,出轨别人并有了自己的小孩。正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甄仕华在与“我”离婚前日就那个“她”出了车祸离世,养子甄好也于同日丢失。临死甄仕华却托付“我”照顾他和“她”留下的小孩,经过一番痛苦挣扎后,“我”在除夕之夜最终决定去带回丈夫留下的小孩。阅读《雪花静静飘落》一直被一种悲伤、痛苦、压抑的情绪所缠绕,小说中的“我”一直生存在悲哀、痛苦里,多年求子未果,丈夫又背叛出轨,养子甄好丢失,而更加令人悲哀的是丈夫离世后才发现自己还深爱着丈夫,竟然不顾一切上吊自杀想尾随而去,由此,“我”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地生活,“我开始与安定为伴,与敷衍为伴,为这篇小说的圆满增添了一丝温暖,彰显了一种人性的美好。”

王莉曾参与了本地土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工作,没想到一篇以土陶为背景的小说《蓝眼泪》就此产生。这篇看起来以上陶传承人那百川为主人公的小说实际上仍然关注的是女性的生存状态问题,小说用伤感的笔调,讲述浪子回头的百川因想念前妻而回,就以回碗为原型捏了一个泥人,放到窑里和其他土陶产品一起烧制,出窑的时候发现回碗塑像的右眼角落了一滴蓝色的窑汁,晶莹剔透,就像一滴蓝眼泪,并同时以百川回忆为经,穿插勾勒出他逐渐失去妻子的过去的灰色人生。在百川父母车祸双亡,自己放纵沉迷不名一文且欠下大量赌债的落魄情况下,有过嫖娼之说的回碗主动来到那百川的身边,原本应该是奔着爱情来的,可百川却做出了匪夷所思、毫无人性尊严的事情:与他人合伙,让他的妻子回碗去骗人钱财用以抵债,最终受尽伤害的回碗选择了另嫁他人。这样的故事也许会让人

想起沈从文的《丈夫》亦或是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有所不同的是《蓝眼泪》的回碗终于“走出了”,有了自己的幸福。

《我来过》里讲述的宁馨、飞人是都市里有房有车的小夫妻,工作、收入稳定,各自都有自己的爱好圈子,给人感觉很是幸福。可是,一张“我来过”的小纸条的到来,搅动了夫妻两人情感的波澜。两人相互猜疑,又共同寻找纸条的来历,既写出了两人曾经的过往,又道出了两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同观点和要求的矛盾。最终两人又相互原谅,共同携手前行。

《乌龙幕》《雪花静静飘落》《蓝眼泪》这三篇小说里为我们提供的3位女性,都向往着爱情,深深地爱着自己的恋人、丈夫,却都被无情的生活所碾压,受到抛弃、背叛、侮辱的伤害。著名作家周国平说:“一部好的作品往往是既有讽刺和批判,但更具备人心与人性之温良、光亮与美感”,3位女性的结局走向的不同,似乎体现了王莉关于女性生存状态的一些温良、光亮的思考,也许就是不管遭遇了什么,自己首先该坚强起来,站起来、走出去,寻找自己的未来,那样会好一点。

如果说前面3篇的女性写得比较传统的话,那么《我来过》里的宁馨就比较现代,可她的那不安却代表了现代一大部分家庭的心灵之殇,谁的心里没有人来过,又有谁的心里没有装着别人?有的存得长远,存得轰轰烈烈,有的存得虚浮、存得浮光掠影。现代生活表面的潇洒浪漫,自由自在却也掩盖不了都市男心里的某种不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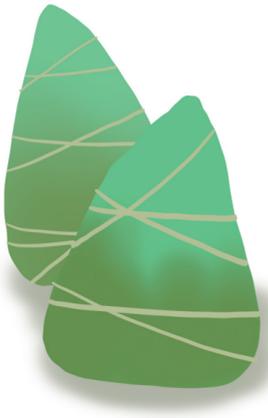
王莉是个阳光、开朗的小学教师,但阅读她的小说作品感觉却很悲情。有些小说,像《蓝眼泪》《雪花静静飘落》《我来过》等从题目看似乎就奠定了小说的一种情感(情绪)基调,这个方面应该是她构思、设置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她对人生、对女性问题的思考的一种深入和沉重。在《雪花静静飘落》里,“我”的丈夫想要一个亲生的孩子,继而出轨别人,伤害了妻子,死亡之时最信任的却是妻子。《我来过》里宁馨的丈夫不想要孩子,却也伤害了妻子,引起信任的危机。这些构思和设置,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值得玩味。

都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雪花静静飘落》里看似平淡、安静的叙述,却很是凝练、准确而又张力无限,一下子把“我”的哀伤的情绪推到读者面前,随着“我”悲伤、痛苦的生活状态的不断呈现,读者的压抑感也不断增强。《蓝眼泪》那百川捏回碗塑像的细节刻画,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些都表明王莉在把握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体教科中心
合办
文苑
新观
邮箱:wxyglmzg@163.com

自小铭记端午文化

刘昌宇



本报美编 张维麟 绘

每到端午节时,家乡的大街小巷都会飘荡起浓浓的粽香,激扬的小河也会举行龙舟赛。为了避邪,家家户会的门楣上都会悬挂长长的菖蒲,人们还会饮雄黄酒。但最美的是边吃着飘香粽子,边站在小河边,看着一条条龙舟你争我夺,那千年的文化底蕴,从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里,止不住地弥漫开来。

儿时最喜欢过端午节。在这一天,既有香甜可口的粽子可吃,又有扣人心弦的龙舟赛可看。记得小时候时有一年端午节,下午组织全校学生去河边观看龙舟赛。坐在特定的学生区域里,望着江面上红旗招展,龙舟争流,我们的心也跟着激动起来,那种龙舟文化自豪感特别令人振奋。

端午节最惬意的莫过于吃粽子了。家家户户煮好粽子,团聚在餐桌旁,一起品尝着香酥糯软的好粽子。父母往往一边勉励我们好好读书,一边给我们递粽子,一再让我们多吃点。岁月更迭,沐浴着家乡端午文化的阳光,我一天天长大。随着思想逐步成熟,屈原的诗歌《离骚》《天问》《橘颂》里华丽的词藻,优美的意境,字里行间的溢出的爱国情怀,让我感慨不已。此后,每到端午时节,我除了观看家乡的龙舟比赛外,还会特意赶到故乡的屈子祠,为屈大夫磕上一个头,燃上一炷香,以示敬意。

多年后的一个端午,一封同学聚会的短信,又把我唤回了家乡。昔日的校长、学子一起团坐在一起,吃着粽子,喝着美酒,回味着当年的岁月,惊异于家乡的巨变,睹物思人,不禁感慨万千。离开家乡多年,但家乡挂菖蒲、吃糯粽、赛龙舟的情形,却常常浮现在眼前。